



名家名译世界文学名著

瓦尔登湖

〔美〕亨利·戴维·梭罗◎著
王光林◎译

Walden

名家名译世界文学名著

瓦尔登湖

〔美〕亨利·戴维·梭罗◎著
王光林◎译

Walden

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瓦尔登湖 / (美) 梭罗著；王光林译. — 北京：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，2016.1

ISBN 978-7-5682-0966-3

I . ①瓦… II . ①梭… ②王… III . ①散文集—美国—近代 IV .
①I712.6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5) 第172751号

出版发行 /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

社 址 /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5 号

邮 编 / 100081

电 话 / (010) 68914775 (总编室)

(010) 82562903 (教材售后服务热线)

(010) 68948351 (其他图书服务热线)

网 址 / <http://www.bitpress.com.cn>

经 销 /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
印 刷 / 三河市九洲财鑫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/ 700 毫米 × 1000 毫米 1/16

印 张 / 19.5

责任编辑 / 刘娟

字 数 / 239 千字

文案编辑 / 刘娟

版 次 /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责任校对 / 周瑞红

定 价 / 35.00 元

责任印制 / 边心超

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拨打售后服务热线, 本社负责调换



自然与自由的追随者——重新认识梭罗

王光林

1985年4月，美国评论家乔纳森·雅德利（Jonathan Yardley）应《美国传统》（*American Heritage*）杂志之邀，选出了他认为塑造了美国人性格的10本图书，其中《瓦尔登湖》名列榜首。

亨利·戴维·梭罗1817年7月12日生于麻省康科德镇。梭罗生活的时代正好是商业和技术统治美国人生活的时代，康科德镇跟美国其他地区一样，开始由农业转向工业，这点使梭罗感到十分不安。年幼时的梭罗比较喜欢的一个地方就是瓦尔登湖，但是令他感到愤懑的是，美国的工业化进程不断向西部扩张，扩展商业空间，摧毁了大量的自然资源及本土文化。

1845年，在其好友爱默生的许可下，梭罗在瓦尔登湖滨建造了一间小屋，并于7月4日搬了进去。他搬到湖滨的主要目的是想写《康科德与梅里

马克河上的一周》一文，以纪念感情深笃、业已去世的兄长约翰，并进行经济试验，看看他的经济理念是否能改变美国人一周工作六天的习惯。1846年2月4日，梭罗在康科德镇演讲厅做了一个报告，主题是“托马斯·卡莱尔及其作品”。演讲结束后，听众们提出，他们更想听一听他在湖边的生活经历，于是他准备了一个讲座，题目就是“我的经历”。1847年2月10日，梭罗又一次在康科德镇演讲厅做了演讲，结果大受欢迎，于是他开始着手将这个讲稿整理成一本书，这便是《瓦尔登湖》。

在《瓦尔登湖》中，有一个思想贯穿始终，这就是人生的目的与达到目的的方式之间的关系。梭罗认为，大多数人都在拼命地追求着各种生活方式，但却失去了生活的真正目的。如果一个人将时间与精力都用在生存这部机器上，那么留给生活本身的又是什么呢？一个好的生活需要怎样的生活方式？不错，人们的人生观不尽相同，生活方式也不可能一样，但是在梭罗看来，大多数人只是花费时间获取衣、食、住所，而非精神慰藉，因而并没有真的生活。

那么，如何合理地运用时间呢？懒散与闲暇的区别又在哪儿呢？人们怎样才能获得健全的思想，又如何保证正确地认识现实呢？在梭罗看来，闲暇不同于懒散，闲暇是自由的一种表现，人们要想正确地认识现实，就必须对自然进行详细观察。梭罗来到森林，为的就是探索自然，探索自然也就是为了探索自己，发现自我的价值^①。崇尚自然，追求自由，这是梭罗的作品中两个十分明显的特点。梭罗从小就表现出对自然的浓厚兴趣，在哈佛大学读书期间，他非常喜欢古希腊和古罗马诗歌、东方的哲学和植物学。他热爱自然，不断探索森林和湖滨、观察植物和动物。他在哈佛大

^① Cleanth Brooks and Robert Penn Warren. American Literatures: Makers and the Making (St. Martin's Press, 1973), pp.759—760.

学的毕业典礼上就曾说过：“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就是完全自由——思想自由，行动自由。”^①因此，在《瓦尔登湖》中，他再三强调了这一点：所谓真正的美国，就是你能够在这个国家无羁无绊地追求自己的生活。他关注的要点就是美国人心灵的空虚与精神的匮乏。他认为，只有从自由着手，才能写出最好的作品。他认为自己的最大财富就是自由，物质需求则退居其次。1845年7月4日，他离开康科德镇，来到附近的瓦尔登湖，这一天刚好是美国独立日。于是有人认为，梭罗之所以选择这一天，就是想向世人发表他的个人独立宣言，独立于社会。也有人认为，这是为了纪念他去世的哥哥约翰。不管如何，他迈出了这意味深长的一步。住在湖边，他可以无羁无绊，自由地观看日出日落，到了晚上，他也可以孤身一人吹笛赏月。

19世纪的新英格兰是一个群星璀璨的时代，一大批优秀的作家都深受超验主义运动的影响。1836年，爱默生发表了《论自然》，系统有效地阐述了超验主义的哲学思想，该书成为超验主义的宣言。对超验主义者来说，成功生活的秘密就是游离于物质生活之上，将精力贯注在精神上，在精神上达到升华。正如爱默生所说：“站在空旷的大地上，我的头脑沐浴在清新的空气中，思想被提升到无限的空间里，所有卑微的自私念头都消失了。我成了一个透明的眼球。我什么也不是，但我却看到了一切。”^②梭罗谙熟古代经典，深受古代东西方思想的影响，而超验主义思潮又给他提供了充足的养料。梭罗一开始就说，他到瓦尔登湖既不是为了生活得便宜，也不是为了生活得奢侈，而是为了从事自己的私事，这种私事就是认

① F. O. Matthiessen. American Renaissance (Oxford University Press, 1980), p. 81.

② Ralph Waldo Emerson. “Nature”, in Norton Anthology of American Literature, vol.1, eds. Ronald Gottesman, et. al (New York: W. W. Norton, 1979), p. 692.

识自我的价值——认识自我，争取自由，享有个性。这在《瓦尔登湖》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。在作者质朴、真诚的描述下，我们看到了这样的文字：“四月二十九日，我在九亩角桥附近的河岸钓鱼，当时，我正站在摇曳的小草和柳树的根上，那里躲藏着一些麝鼠。我听到一声奇特的咯咯声，有点像孩子们手指敲木棒的声音。于是，我抬头望去，看到了一只小巧优美的鹰，犹如夜鹰，一会儿像水波冲上蓝天，一会儿又飞身而下，俯冲一两杆^①远，向人展示自己的羽翼。阳光下，鹰的羽翼闪闪发光，犹如一条缎带，又像贝壳里的珍珠。这一景象使我想起了放鹰捕禽的技术，关于这一项运动曾经伴随着何等崇高的意兴，引发出多少诗歌。我觉得这只鹰可以称作灰背隼，不过我对它的名字并不在乎。这是我见过的最为飘逸的一次飞翔。它不像蝴蝶那样翩翩起舞，也不像老鹰那样搏击长空，而是在田野上空骄傲地翱翔，纵横嬉戏，它一会儿振翅高飞，发出古怪的叫声，一会儿又翻身而下，做出潇洒而优美的姿态。它就像是一只风筝，上下不停地翻腾，然后，又从高空翻腾中恢复过来，仿佛它的脚从未落地。它在宇宙中似乎没有什么伴侣，——独来独往，嬉戏游玩，——但是它不需要伴侣，只需要清晨和天空供其玩耍。它不孤独，相形之下，整个大地可是异常地孤寂。”在这里，自然与自由很好地融合在一起。自然使人渴望摆脱束缚，摈弃一切欲望。

爱默生的自然观是以人为万物的中心，也正因为如此，爱默生对梭罗的做法颇有些不解。但是梭罗反对的恰恰是那种以人类为中心的思想——那种认为只有人类才有权利或内在价值，而其他动物的价值仅仅在于它们是人类的资源，人类想怎么用就怎么用的思想。在西方传统的人本主义思想指

① 长度单位。1杆等于5.03米。

导下，人的欲望不断膨胀，致使森林遭到砍伐，环境受到污染，那种“以人为中心”的思想忽视了生态问题，殊不知个人主义道德中已经播下了道德丧失的种子。《瓦尔登湖》体现的就是作者对不以人类为中心的伦理道德的持久探索。梭罗再三强调非人类自然的内在价值，认为土拨鼠、树木或湖泊都有其内在的价值。他反对大规模地砍伐森林。他在书中写道：“我第一次荡舟于瓦尔登湖上时，周围全是松树和橡树，高大，茂密；在一些小湾里，葡萄藤爬过了水边的树，形成一个个凉亭，小船可以从它下面悠然而过。形成湖滨的群山这么陡，山上的树木又是这么高，你从西端望下来，湖滨就像是一个圆形剧场，可以上演一出森林剧。年轻的时候，我曾在湖面漂荡，任凭和风吹拂，消磨时日。在一个夏日的上午，我荡舟来到湖心，仰面躺在座位上，半睡半醒，似梦非梦，直到小船撞到了沙滩，我才清醒过来，于是我就从座位上爬起来，看看命运将我推到了什么样的湖岸。那些日子里，闲散是最迷人的事业，产量也最多。好多个清晨从我身边悄然而过，就这样，我宁愿将一天当中最为宝贵的时光就此虚度；虽说我没钱，但我却富有阳光明媚的时刻和夏日时光，供我无限使用。我没有将它们更多地消磨在工场中，或教师的办公桌上，对此我并不后悔。但是自从我离开湖滨后，伐木工人将树木全都伐光了，在此后的数年里，人们再也无法在森林小径中漫步，也无法透过树林观看湖景了。如果我的缪斯就此沉默，那也在情理之中。树林都给砍光了，你还怎能指望鸟儿去唱歌呢？”这一点，对强调经济发展的今日中国而言，应该有很强烈的警示作用。

在英语里，经济（Economy）和生态（Ecology）就像是一对孪生兄弟，彼此既相互牵连，又相互排斥。所以，梭罗开宗明义，在“经济篇”里，既讨论经济学蕴含的“财富的积累和生活的节俭”，又讨论经济学的希腊文语义“家庭管理”。在古希腊文里，Eco是家园的意思。因此，无

论是发展经济，还是关注生态，一切的出发点都应以家园为中心，如果自然都给毁了，家园何在？正如古语所说：“皮之不存，毛将焉附？”多年前，鲁迅先生就曾说过：“林木伐尽，水泽淹枯，将来的一滴水将和血液等价。”而作家徐刚也曾于多年前发出呼吁：“伐木者，醒来！”但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，所面临的却是对自然的破坏，全球气候变暖，污染到处可见……人类还能找到理想的家园吗？

《瓦尔登湖》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它通过艺术的形式，通过创造一个有机的整体，来获得人类的新生。这是一种成熟的恬静，是人类自我的一个既微观又宏观的旅程。正如梭罗自己所说：“我有我自己的太阳、月亮或星星，还有属于自己的一个小小世界。”《瓦尔登湖》是作者对业已丢失的现实世界的追寻，也是对清纯的追寻。清纯意味着回归自然的生活，回归青春和充满活力的感觉。通过将自我意识的发展与自然四季的更迭结合在一起，作者的心灵得到了进一步的净化，也使整个人类从中看到了问题的症结和希望所在。

诗人贺尔德林说过：“在这漫漫长夜，诗人何为？但你告诉我，诗人是酒神的祭司，他要走遍大地。”梭罗就是这走遍大地的祭司。

王光林

2013年8月于上海



目录

Contents

经济篇 / 002	贝克农场 / 184
补充诗篇 / 072	更高的法则 / 193
我的生活所在，我的生活追求 / 074	禽兽为邻 / 205
阅读 / 091	室内取暖 / 218
声音 / 102	昔日的居民，冬天的访客 / 233
孤独 / 118	冬天的禽兽 / 247
访客 / 128	冬天的湖 / 257
豆田 / 142	春天 / 271
村子 / 154	结束语 / 289
湖 / 160	

我无意写一首沮丧之歌，只是想像一只报晓的雄鸡，栖息在
窝棚上，引吭高歌，哪怕唤醒我的邻居。



经济篇

下面诸篇，或不妨说大部分文字，是我在马萨诸塞州康科德镇的瓦尔登湖滨写成的。当时，我孤身一人住在森林里，住在我亲手搭建的房子里，方圆一英里^①之内，见不着任何住户，仅凭自己的一双手养活自己。我在湖滨住了两年零两个月。眼下，我又重新回到文明社会中来。

镇上的居民对我的生活方式百般探询，倘非如此，我也不会这么霸道，硬要拿自己的私事来提请读者注意。有些人认为这种探询不太礼貌，然而我认为并非如此，而且，就当时的实际而言，他们的探询也算合情合理。有人问我吃什么，是否孤独，是否害怕，等等之类的问题。有人则想

① 1英里=1.609 3千米。

知道我的收入有多少用于慈善事业。还有一些家里孩子比较多的家长则想了解我抚养了几个可怜的孩子。在本书中，我将对此一一作答，对我不感兴趣的读者，在此只好见谅了。大多数书都不用第一人称，但在本书中，我将保留这一称谓。本书的特点就是“我”字用得特别多。事实上，说到底，发言的都是第一人称，然而，我们却常常把它给忘了。如果我知人如知己，那么我就不会大谈自我了。不幸的是，我阅历浅薄，无法跳出这一主题。不仅如此，我还希望每一位作家对自己的生活做一番简朴而真诚的描述，而不是仅仅写一些道听途说的别人的生活，然后把作品从远方寄给读者。之所以说要从远方寄，是因为我觉得一个人如果生活得诚恳，他一定是生活在一个十分遥远的地方。本书中的这些文字，对于清贫的学生来说，或许特别适宜。至于其余的读者，他们可以各取所需。我相信，没有人硬要把短小的衣服穿在身上，因为适合的才是最好的。

我所乐意讲述的事情，和中国人、桑威奇群岛^①的居民未必有关，说起来，本书的读者是诸位生逢此世、身居此镇的新英格兰居民，我要谈的就是你们的境况，尤其是你们的外部境况，或在此世此镇的遭遇、现状，以及目前的不幸遭遇是否有必要持续下去、是否有改善的可能。我在康科德镇旅行了很多地方，无论是商店、办公楼，还是野外，我都感到居民们以上千种非同寻常的方式在苦行赎罪。我曾听说婆罗门教徒苦修的方式，比如坐在四堆火的中间，两眼盯着太阳，或头朝下倒挂在火焰上方；或扭过头仰望天空，“直到他们无法恢复原状，而且，由于脖子扭曲，除了液体，别的东西都无法进入胃里”；或用链条，将自己终生锁在树下，或像毛毛虫一样，用自己的躯体来丈量庞大帝国广袤的土地；或单脚立在木桩

① 夏威夷群岛的旧称。

上。这种有意识的苦行使人心惊肉跳，令人难以置信，然而，与此相比，我每天看见的一切则是有过之而无不及。与我邻居的苦役相比，赫克利斯^①的十二件苦役根本算不了什么。因为他毕竟只有十二件苦役，总会有做完的时候。然而，我从未看见我的邻居杀死或捕获任何怪兽，也没看见他们做完任何苦役。更何况，赫克利斯还有依俄拉斯这样的朋友，帮他用一块火红的烙铁，去烫那被割掉脑袋的九头蛇，因为九头蛇的一只头刚被砍掉，另两只头又会立刻冒出来。

我看许多年轻人，我的市民同胞，不幸继承了农庄、房屋、谷仓、牲畜和农具。这些东西得来容易，甩掉它们可就难了。倒不如他们生在空旷的牧场上，由一只狼喂养成人，这样，他们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到，他们是在什么样的田野上劳作着。是谁让他们成为土地的奴仆？为什么别人都得含垢忍辱，而他们却能享受六十英亩^②田地的供养呢？为什么他们生来就要自掘坟墓呢？他们得过着人的生活，于是就得带着所有的财产在人生道路上前进，并尽量使日子过得好些。我看到，有多少个可怜而又不朽的灵魂，他们不堪生活的重负，几乎被压垮。他们沿着生活的道路往前爬，推动着生活道路上一个长七十五英尺^③、宽四十英尺的大谷仓，推动着从未打扫过的奥吉厄斯牛圈^④，还有一百英亩的土地，同时还要耕地、芟草、放牧、护林！有些人没有继承产业，也就不会被上代人的财产所羁绊，不过也照样得辛苦劳役，为了维系几立方英尺的血肉之躯，自己也得

① 赫克利斯（Hercules），古希腊神话中天神宙斯之子。曾立下十二件超人战功，但有一件是在伊菲克勒斯之子、赫克利斯的侄子依俄拉斯（Iolas）的帮助下完成的。

② 1英亩=0.004 046 9平方米。

③ 1英尺=0.304 8米。

④ 古希腊神话中，奥吉厄斯（Augeas）养了三千头牛，牛圈三十年没有打扫。后赫克利斯引来两条大河，一天之内将其冲洗干净。

委曲求全，努力耕耘。

可是，人们所投身的这种艰苦劳作没有任何意义。他们最好的年华都在辛苦耕作中白白流失了。他们终其一生的辛劳奔波，似乎都是为了“必需品”而奋斗。正如一本古书所说，一种似是而非的，通常被称为“必然”的命运支配着人。人积攒财宝在地上，结果遭虫子咬，生了锈，还有小偷挖窟窿来偷^①。这是一个愚人的生活方式，如果说生前不甚明了，一旦到了临终之时，他们就会明白。据说，丢卡利翁和皮拉在创造人类时，是把石头从头顶扔向身后的。^②诗云：

Inde genus durum sumus, experiensque laborum,
Et documenta damus qua simus origine nati.^③

后来，罗利将其翻译为：

从此我们的善心变得坚硬，忍受愁苦，
从而证明我们的躯体乃岩石之质。^④

把一块块石头从头顶扔向身后，也不看看它们落在什么地方，他们对神谕也真是太盲从了。

由于无知和错误，大多数人，甚至是生活在这个相对自由的国土上的

① 见《圣经·马太福音》6:19-20。

② 见古希腊神话。

③ 这两行拉丁文诗源自罗马作家奥维德的《变形记》第一卷，第414～415行。大意是：“自此人成为坚硬物种，历经劳苦，给我们证明我们来自何方。”

④ 罗利（Sir Walter Raleigh, 1552—1618），英国作家。上述两行译诗源于他的《世界史》。

人们，满脑子都是人为的烦恼，手上堆着干不完的人生粗活，如此一来，再美好的生命果实，他们也无法采摘。由于过度的劳作，他们的手指变得粗笨，不停地颤抖，采摘不了生命的果实。说真的，劳动的人，一天又一天，找不出一点空闲去享受完整的生命；他无法保持人与人之间最具英雄气概的那种关系。一到市场上，他的劳动就会跌价。除了做一台机器，他没有时间来成就什么大事。他如何记得起他的无知呢？——他正是靠无知成长的啊——他不是也经常动脑筋吗？首先，我们应该分文不取，使他丰衣足食，用我们的补品去恢复他的健康，然后才好对他品头论足。人性中最美好的品质，犹如果实上的粉霜，只有轻手轻脚，才能得以保存。然而，人与人相处，缺乏的就是这种柔情。

你们有些人很穷，觉得生活难以为继，有时候甚至被生活压得连气都喘不过来，这些我全都知道。我相信，有些读者甚至连吃饭的钱都付不起；有些人身上穿的衣服、脚上穿的鞋子正在破损，或者已经破旧不堪，但却没钱换新的；尽管如此，你们还忙里偷闲，来翻上几页书，而这时间还是从债权人那儿偷来的。你们许多人过的是多么卑贱低微的生活啊，这很明显，因为阅历已经磨利了我的眼力。你们总是进退维谷，想做点生意来还债，却不知债务是一个非常古老的泥沼^①，拉丁文称之为aes alienum，即别人的铜钱，因为有些钱币是用铜铸就的。你们就在别人的铜钱中生存，死亡，埋葬；你们总是答应还债，答应明天就还债，但是直到死了，债都没有还清；你们曲意逢迎，想尽办法，为的就是逃避监狱的重罚；你们撒谎、奉承、选举，将自己缩进一个彬彬有礼的硬壳里，或夸夸其谈，表现出一副稀薄如云雾般的慷慨，从而好在你的邻居那儿弄点生意，为他

^① 隐喻英国作家约翰·班扬的名作《天路历程》中的“绝望的泥沼”（the Slough of Despond）。

做鞋子、制帽子、裁衣服，或为他造马车，或为他代买食品。你们将钱藏在旧箱子里，或抹了灰泥的袜子里，或更保险一点，将钱藏在库房的砖头缝里，无论多少，也不管在什么地方。你们总想攒点钱，以防生病，没想到反而使自己病倒了。

有时我感到奇怪，我几乎可以说，我们竟会如此轻率，干起那罪恶昭彰、从国外引进黑奴的勾当来，有很多精明而邪恶的奴隶主，奴役着南方和北方的奴隶。南方监工已经够坏的了，而北方的监工更坏，然而，最坏的还是你成为你自己的奴隶监工。还侈谈什么人的神圣！瞧一瞧马路上的车夫，没日没夜地向市场奔去，难道他的身上有什么神圣在激励着他？他的最高职责就是给马喂草饮水！与他的运货利益相比，他的命运又算得了什么，还不是给乡村老爷驾车奔忙？他有何神圣，又如何不朽？瞧他那副畏畏缩缩、卑躬屈节的样子，成天都不清楚自己在担心些什么，哪里还有什么不朽和神圣可言？他看到自己的行业，知道自己是属于“奴隶”和“囚犯”这种名称的人。与我们的个人见解相比，公众的见解只不过是一个软弱无力的暴君。一个人如何看待自己，这决定了他的命运，或者说，指明了他的归宿。即使是在西印度群岛的各个省份谈论心灵和想象的自我解放，又有哪儿来的威尔博福斯^①加以实现呢？再想一想这片土地上的女子吧，她们编织着梳妆台的椅垫，应对着末日的来临，她们太稚嫩，对其命运丝毫不放在心上，仿佛蹉跎时日丝毫无损于生命的永恒。

大多数人都过着安静而绝望的生活。所谓听天由命，就是习以为常的绝望。你从绝望的城市，走向绝望的乡村，而且还不得不以水貂和麝鼠般的勇气来安慰自己。就是在所谓的人类游戏与娱乐背后，也隐藏着一种陈

① 威尔博福斯（William Wilberforce, 1759—1833），英国反奴隶制领袖。